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秋官司寇上

鄭鍔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所以肅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掌刑者謂之司寇○李嘉會曰䟽以寇者害也彖上九曰利禦寇上下順也司寇凡有害而總禁之此秋官

體上天肅萬物之意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獄官之名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晉皆有司寇至衰世隨意所造故晉有士榮為大士楚有司敗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宜以掌邦刑為職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今所掌止於邦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

國聖人設司寇之意常欲禁於未然果不可禁然後以刑見其愛惜保護斯民恐陷於罪戾○孫氏曰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禁明則刑可不用○鄭鍔曰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然刑非大司寇之所敢專作威者人君之權此特佐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攷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又有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

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都鄙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如甸稍縣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起吉反四方

鄭康成曰典法也○易氏曰典常也舉皇極之道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劉

執中曰民失其常則立法以治之使復其常乃謂之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王昭禹曰三典即大宰刑典合而言之故曰刑典别而言之則刑有三等○鄭康成曰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鍔曰四方與邦國一耳○王昭禹曰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夷也言刑又言詰何也諸侯之邦有不率者刑得而加之至四方之遠殊俗異域或羈縻而處之或不得而盡臣之於其不率詰責之有文告之辭詰之不改然後臨以甲兵之大刑或謂大宰

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何也大宰掌其典以御邦國者總其綱尚寛故言詰治内者欲其詳而尚嚴故言刑詰之寛也刑之嚴也又與刑官之事異○吕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慝刑暴亂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鞫窮詰而求其情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皆有以待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鄭鍔曰國之新者或乗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闢

荒遠之地新立君以懷輯其民○黃氏曰新辟地立君國有之始封初從之國如申伯封謝齊從臨菑皆新立也教化未洽習俗未一苟有麗于刑辟用輕刑以治之憫其為未化之民○陳及之曰若周公告康叔以治殷民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國之平者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人心安和風俗醇美苟有麗乎刑辟用中典以治之懲其有過中之民可也○易氏曰若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陳及之曰平國之民素闕政教苟有罪不可赦也故三刺三宥自有國家之常法亦不得戾乎是惟中而已所謂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中典者一定而不可易國之亂者叛逆篡弒之國

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以御之未有能勝其兇暴之習故用重典以治之蓋處之常法之外○黄氏曰不聽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陳及之曰凡在官在宮者殺無赦班孟堅以中典為三千五百之刑重典為三千之刑非也然制刑雖有一定之制及觀其所宜而用猶醫之用藥隨病輕重而加減要之使適於安而已○王氏曰用輕典以柔乂之用中典以正直乂之用重典以剛乂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氏曰以聖人之意推之輕典所以進其善重典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為中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别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音狩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音願糾暴

賈氏曰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野自六尺之類○王氏詳說曰野刑之於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

軍刑閭於鄉遂之間者以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謂在官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内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曰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事父母為孝能能其事職職事修理愿慤慎恭當為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已○王氏曰野刑為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

軍刑為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為教故上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為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刑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劉執中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其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

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為上以不致力為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茇舍也治兵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役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以用命為上以不死守為糾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為上以不致

孝為糾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佐王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六屬百官府史也凡役民以立其治而造國家者以賢能為上以不稱職為糾則天官之治待之而後立焉乃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家國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為上以不致其恭為糾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矣五者國之大

典聖人建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賛化育待之以成焉然非刑典之正莫得以成之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鄭鍔曰觀此五刑之用而有所上所糾之意則愛人而不忍刑可見墨劓刖宫大辟五者刑之名也五刑之名固不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稱之蓋或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鄉民犯焉有在官者犯焉有在國者犯焉故也野中之民犯刑曰野刑刑其不率於田野之中者也然野中所上者勤於農功爾苟其人在野常自力不怠令雖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勤力於農而宥之可也軍中之人犯刑曰軍刑刑其不率於軍中者也然軍中所上者能用命爾苟其人在軍常謹守部伍而不散離令

日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堅守之故而宥之也不率於鄉中而犯刑則曰鄉刑然鄉中所上者德爾苟其人平日鄉黨稱其孝今雖犯刑又察其在家能孝其親而宥之可也不謹於官職而犯刑曰官刑然在官所上者才能爾苟其人脩舉職事事成效著今雖犯刑又察其能足稱職而宥之可也不率於國中而犯刑曰國刑刑其不恭謹於國中者然國中所上者愿慤而已苟其人平日能恭敬而不慢今雖犯刑又當察其在國有恭敬之實而宥之可也暴守鄭康成以為當作恭蓋言糾暴則與上糾力糾孝之文不類也五刑各有所糾如此經言糾其德行糾其過惡之類皆謂其難知故糾之也民有不幸而犯刑者苟不察其平日有可取之善遂從而刑之抑何無決擇歟故糾之如此糾而無可取則刑之無愧大宰亦曰以糾萬民正謂是也〇李嘉會曰用刑雖貴當其情然必以事之所尚為重如今治主僕之訟必以名分為先

有如大體所關不先因其事之所尚則一情之得一法之當未必不妨其餘豈可不隨宜而施

以圜土聚教罷音皮民凡害人者寘之豉反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也○鄭鍔曰天之體圜而大德曰生獄城必圜主於仁而已民為不善有致死之道聖人之心常欲生之○王昭禹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圜○鄭康成曰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劉執中曰罷謂不服教而困於禮義之民言其拂于中也○

鄭鍔曰民不能自強於為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圜土而晝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雖非故為然其罪已著夜寘於圜土以囚之晝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於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劉執中曰書其罪狀與姓名表示於人則明刑也使之猶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為善殆不旋踵是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圜土不出自思己過也○鄭康成

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絶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為幸

民○鄭鍔曰其能改過則得反乎鄉里與其遷善之意也猶使不得以齒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不一而足三年之外則久矣故必釋之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鍔曰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圜土不畏甚矣如斯人者殺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麗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為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

人道絶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耻之所以書其罪惡而汙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反七報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項氏曰訟謂以貨財相告必使兩人皆至於公庭○王氏曰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易氏曰禁則止其刑於未然○鄭康成曰古者一

弓百矢束矢則百个與詩曰其直如矢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鄭鍔曰訟以直為主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矢是自服不直矣入矢而辭屈又因而沒入於官以罰之如是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子隨反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鍔曰以罪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

曰無簡不聽惟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王氏曰以兩劑聽之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

○劉迎曰鈞金三十斤銅也金百鍰三百鍰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今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敢輕犯所謂禁民獄也○鄭鍔曰獄以堅為主金之為物至堅入金所以明其堅不入金是自服其獄之不堅矣入而不堅又從沒入於官以罰之

如是可致民於無獄

○王氏曰必三日而後聽者

重致民於獄

黄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為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為輕罪徒以上為重罪此獄訟之别○鄭鍔曰罰其矢以為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既以止獄訟又以利乎國

愚案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得而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桓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為兵始失先王之意

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賈氏曰嘉善也有文乃

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自改悔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麗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圜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音質梏古毒反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

附著於法也○黄氏曰未麗於法則刑不當施害於州里不可直舍葢今所謂法輕情重者

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劉執中曰桎梏其手足而坐外累其形也役諸司空内苦其心也

鄭鍔曰罷民以爲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爲可恕耶然所爲之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桎梏使坐嘉石以耻之坐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之所以激其爲善之心○王氏曰先王著是法以為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溪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為利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鄭鍔曰重罪十三日坐役之朞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重為五等而有从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茍或舍之又將為害於州里任則舍之乃使州里相安○賈氏曰州里任之

者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而舍之○鄭康成曰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及害於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桎梏而坐諸嘉石以恥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去矣役諸司空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朞而去矣五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者吾觀已麗于法而寘諸圜土者猶姑惟教之而未遽加以刑況未麗于法而坐諸嘉石者豈不尚在可

教之域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氏曰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鄭鍔曰人之氣由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於其上寃抑之氣由此而通○王氏曰肺在五臓其情為憂其竅為鼻窮民以憂在内而不能自達則立於肺石而達之　或謂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肺石置於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其事一耳

孰宜擊鼓孰當坐肺石耶以二官攷之路鼓掌於大僕大僕政官也肺石掌於司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無乃以刑之冤枉歟先儒以為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奚為哉

凡遠近惸其營反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丁丈反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間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

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卿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鄭鍔曰惸獨老幼欲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立法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窮民○易氏曰大僕建路鼓欲窮民速達甚於遽令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

信於下非比設也速逆以違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宜無所加損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也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凡使之知所避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心斂之使民無瀆刑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

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於妙反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易氏曰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歃牲焉大司寇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以司約大史見之○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貳副也○鄭鍔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

不親涖之則人無所畏涖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書民穀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内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墜故貳之者衆○王氏曰大史内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者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黄氏曰大史内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於生事費財隳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

徒為有司存藏攷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李嘉會曰司寇所涖天府所登太史內史司會六官所受皆大盟約也非大盟約則不若是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必世反之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典之不同以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以八法蓋八辟之麗邦法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以此八法斷其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以八成蓋有

邦汋邦賊邦諜之不同以此八成弊其罪也先儒以邦典為邦之六典以邦法為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為萬民之八成此蓋冢宰之治法非司寇刑官之所得與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典以刑邦國非此邦典而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法而何士師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攷誤以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附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

於庶民故言斷萬民卑賤其治之為愈詳故言獘○鄭鍔曰獘輕於斷斷輕於定定則一定而不可移若夫萬民之訟亦可以言斷故大司徒言萬民之田則曰斷其爭禽之訟百官亦可以言獘故小宰言以六計獘羣吏之治○賈氏曰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鍔曰六官奉六牲各因其類以明其義犬之為物金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

秋官西方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王氏曰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有在於此

鄭鍔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則既得吉卜而戒以齋戒不欽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内戒百姓也

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爲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内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内正所以辨親疎之義○王昭禹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庫門之内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　祭之前期十日而有誓有戒誓則重於戒也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修則誓爲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

齋齋又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宰也涖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涖百官之聽誓於大宰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遂以為大宰掌其誓而誓者餘小官是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百族言戒又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謂互文見義又失之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

二者大司寇為王引道故云亦如之○鄭鍔曰納亨將祭之時是時大宰賛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畏禁而自入於禮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志慮而已

奉其明水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氏曰明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

與五齊火以給爨亨○鄭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王昭禹曰書曰明清于單辭此亦刑官明清之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嗣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

事尚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為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

大軍旅涖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涖戮刑官之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

大事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黄氏曰不肅不清違禮犯禁刑辟施焉蹕與前王二義

王氏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案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

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眡治朝則賛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豈非大宰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殺矣○鄭鍔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為先今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謂聽獄訟之事乃列乎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事之詢民當詢民之時掌擯民而叙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以重

其事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

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衢室之遺意○鄭司

農曰致聚萬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

寇之難○鄭鍔曰寇難已迫危而不安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王昭禹曰若周公之討亂是也○鄭鍔曰國遷則都邑不寧將去

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亳殷是也○

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鍔曰或冢適不賢將立支庶問民以孰宜為君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劉王昭禹曰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也

執中曰三者國之大政皆順民而為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之者州長也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三公為之師以六卿為之帥備六卿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鄉之教而三物修焉行大比之禮而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弊王之

謀○李氏曰以匹夫細民得與公卿並列於王朝之上亦足以見古之盛時公道大明而下情上達

其位王南鄉許亮反三公及州長丁丈反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王氏曰三公鄉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六鄉皆在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愚案百姓以族姓言萬民以人衆言

鄭鍔曰詢民正以民為主三公答王而北面是其常也今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答君羣臣卿

大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為貴○薛氏曰州長百姓分為甚微與三公列於北面何也教官之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乃三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方其任賢選能則三公出為鄉老率六鄉衆庶而賓興之若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是也方其聽獄弊訟則鄉老入為三公率六鄉衆庶而詢之若小司寇朝士所言是也帥羣吏衆寡而與賢能即王制所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帥州長衆庶而決獄訟即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州長衆庶亦不得不繼於三公之後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賈氏曰案射人及司士孤西方東面此云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當在西此三詢之朝乃朝士所掌之位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故知孤從羣臣之位

小司寇擯兵刃反以敘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眡燕朝掌擯相是已惟朝士掌外朝不為擯而小司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民耳萬民而

造天子之庭其不熟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為擯乎此小司寇之所以為擯也然司士大僕以下大夫而為治朝燕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反為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以命之尊者為之古人重擯相之官介其次也擯即相也入而詔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賔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大宗伯為上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

勞眡館將幣亦大宗伯為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為承擯而已夫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為佐擯與承擯何獨於小司寇為擯於外朝而疑之哉

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處謀亦有所嚮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輔吾志然後合衆人所見以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而已○黄氏曰朕志先定雖然擬望風旨為可戒也故虚而後明生

焉恭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王氏曰以王志為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鄭鍔曰刑止於五而獄訟不一彼雖不一吾所以聽之者不可以出乎五刑之外惟用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

○黄氏曰皆聽于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

○鄭康成曰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鍔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麗可附於某等之刑又慮彼雖服而事未必然也又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幾可以得其真情也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心之意矣訊已得實又至于旬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鞫問之書使因聞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旬則我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鄭司農曰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

之○劉氏曰以斷罪之書讀之于囚審而弗變乃用法焉乃若成王之誥康叔至於旬時丕蔽要囚蓋以旬爲率者一定之常也成王使之至于旬時亦誥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康成曰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衞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鄭鍔

曰獄訟之人必對辨曲直兹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衆共弃之亦其常也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也一以責廉恥一以重國體夫爲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與貴而犯禁撓法乎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鍔曰人心險於山川況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聽以五聲玆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為主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掩於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偽則色變氣索耳目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廋哉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鄭康成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王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為心之表故也彼脅肩謟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以色為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體而為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為之餒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目者心之樞機心之情偽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鄭鍔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定目所視者必眩亂而失真○鄭康成曰聆不直則惑視不直則眊○黃氏

曰康成謂言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強怯柔很明闇戇狡五者之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于朝將行刺宥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黄氏曰麗邦法以其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

著於刑罰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法○鄭鍔曰先王制刑一定不易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犯刑之人或有不可加以刑如兹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兹所以有八辟之議八辟以待八議之人俟其議定已麗於邦法乃附之於刑罰是謂無一定之制也辟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辟者制法謂之辟八辟葢近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一曰議親之辟

鄭鍔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親之恩○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鍔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為鄉大夫所興之賢○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鄭鍔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為鄉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勲勞立功者○鄭鍔曰凡有司勲所謂六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鄭司農曰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鄭鍔曰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鍔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賔之辟

鄭康成曰賔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王昭禹曰賔謂四方之賔客○鄭鍔曰刑之無以尊三代之後○賈氏曰自

議勤以上七者雖以王為主諸侯亦有之惟八曰議賓據王者言之耳

總論

劉執中曰議親者敎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敎天下之厚其故議賢者敎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敎天下之礪其能議功者敎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敎天下之勸其勤議貴者敎天下之忠其君議賓者敎天下存亡繼絶而不弃先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敎非天

于私親故而撓其法將以行之敎天下用中於民焉人倫之美莫斯爲大孟軻以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終身焉豈知所以敎天下之愛其親乎○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赦宥特未定也然以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其議之可知矣

愚案臯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之情彼此輕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於己私是申商刑名之學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

又幾於任情而廢法皆知有一而不知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免于刑者法也刑于甸師不與衆同者情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親徒以人命私其親也其悖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丁亂反庶民獄訟之中

鄭鍔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胡為不可聖人猶未審以為果中否又為三訊

之法以刺取衆人之意果以為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探取之義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為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事實之書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賈氏曰庶民以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賤者尚刺則已上可知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鄭鍔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故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鄭康成曰訊言也

問之以刺取其意耳或謂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羣臣或訊於府史胥徒之羣吏或訊於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所宥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為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為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

○黄氏曰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例可用羣吏知之人情隠伏蒸民知之幸其不皆以為可殺則亦不敢輕殺之

民以為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以為可宥則宜施下服之刑上服之説先儒以為上服劓墨施於面者也下服宫刖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謂上服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吕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若以為墨劓施於面為上服宫刖施於下為下服則吕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説為無用矣

愚案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訊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麗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為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為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為輕耳

黄氏曰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令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猶施刑焉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毗志反登民數自生齒以上時掌反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王昭禹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登民數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為王以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天為名尊之至也賢能之書登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之

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事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禄之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于此為司禄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其書於天府其為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與否及所書貳多少之數為輕重但覼其事之所施行耳○易氏曰改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

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宰於司會登民數之後又為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為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儲內史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卑而列於冢宰尊而繼於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

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由於民故冡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也○陳及之曰必知民數則可以制國用何故盖先王之世士農工商四者不可闕一而農為重以三分率之農居三分之二則穀粟始可給不然工商與農相半則野有曠土穀粟寡乏則四民俱病矣是以王者之制農民必三分之二也以九職任民凡毓草木者作山澤之材者養鳥獸者化八材者通貨賄者斂疏材者化治絲枲者轉移執事者常不過農民三分之一而虜人每歲以歲上下數邦用月以三餔為準司民獻民數虜人獻穀數大史書之司會會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民數穀數素定也管仲制齊國

之政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是三分而率一也其練習民政哉

愚案古者只計民數則知國賦後世色目既多不可只以民數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鍔曰職有尊卑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鑊以滌牲納亨以煮牲○鄭鍔曰禋祀

五帝令實鑊水納牲於鑊以亨則亦如之者盖惟清與潔然後可以事上帝而用刑之官克明清於獄訟之辭故足以合上帝之心鑊之實水畀者之職而使司寇主之此鑊也此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為刑官者詎可以汙穢而不清潔乎

大賔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賈氏曰為王辟亦謂於宫中饗燕

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賔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為王闢道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辟也

小師涖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

大軍旅涖戮故小司寇小師涖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賈氏曰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為賔是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主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鍔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説者謂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主明矣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歳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巳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死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

登耗知斂之豐匱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〇鄭康成曰進退猶損益也民多賦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司之職圖則所謀者天下之大計是乃王者之權故言於王拜受之之後也〇楊氏曰冢宰雖制國用而進退之則在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賈氏曰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〇王昭禹曰計獄者計其多寡之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有疑也計

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鄭鍔曰天府之職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寳之至又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歳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羣士猶然不見不聞而不用法者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禀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

觀治象同意○鄭鍔曰六十屬為衆矣所視以效法者在吾之羣士使近而羣士能率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徧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林椅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羣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李嘉會曰入會會其獄訟一歲多少之數乃令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會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歲終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周禮訂義卷六十

宋 王與之 撰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鍔曰虞舜命臯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為士士察也欲其能察也士師又為羣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柳下惠為士師○李嘉會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士者各專掌刑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當故曰士自古刑人之官曰士○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

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所以為司寇之攷又以教羣士之必察也是以内自國中之鄉以達於四郊之遂自遂以達於公邑之縣自縣以達於四方之都家以訝於四方之邦國其地各置其官其官各名曰士凡内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可專而一歸之王國之士焉及總而聽之於朝士之外朝王與公卿大夫以議於上羣吏與衆庶之甲以參於下刑於是乎定矣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音佐)右(音又)刑罰

王昭禹曰禁之為仁刑罰之為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加之以刑罰○鄭康成曰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鄭鍔曰刑罰施於已為之後先王之意欲人無犯故用五禁之法禁於未為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人之一身有手足焉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為矣五禁左右刑罰殆亦如是○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為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為重又設為三

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
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
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
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虧財者也輕亦甚矣孜之
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
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凡以此
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穆王於是作五刑
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

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鄭鍔曰閽人所謂不入宮者是也○劉執中曰鄉刑糾孝本於室家故曰宮禁鄉刑之禁也

官官府也○鄭鍔曰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

國城中

也○鄭鍔曰入國而問禁是也○鄭鍔曰野禁令之田律野中之禁軍禁讙囂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經令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盇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至於犯刑則大司寇待之以刑實相為表裏或謂此有宮禁大司寇何以無宮刑竊以為小宰掌邦之宮刑則王宮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音玄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鄭鍔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勅其怠忽施於事為之際○李嘉會曰禁則欲其畏戢而不為戒則欲其防謹而知避○鄭鍔曰五禁謂之左右五戒謂之先後五禁則揭諸書

而示之以文五戒則形諸口而告之以言以刑罰為正而五禁左右之以刑罰為中而五戒先後之左右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先王不欲人之犯刑既書之以使之觀又諄諄然誥誡之先謂未犯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犯之後復有以懲之或先或後丁寧切至不欲使民麗於罪也○王氏曰先後之若盤庚上篇則以誥先之也若盤庚下篇則以誥後之也○劉氏曰在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五戒者先事戒之使毋麗于刑罰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鄭鍔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為則作為文誥之辭以誥之使知其所以然也大誥作於洛邑四方和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兵衆所聚人或肆行則殘暴天物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王

昭禹曰若刑典之糾萬民都鄙不出王畿之域其所當行者皆視王朝以為法故其戒謂之憲言當憲法於王朝也雖然此特别而言之爾若通而言之憲糾禁無所不用如小宰言凡宫中之糾禁憲禁于王宫之類是也誓誥於書可見而此三者則久而無傳名雖不同所以戒民則一故總曰五戒○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為主宫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糾也憲也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内比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族師比長特言相受未嘗有相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

族閭之聯而云相安者正所謂誅亂民以安民也此所以為刑官之攷○易氏曰人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朞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里者舍之則不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以比追胥之事○劉執中曰追襲寇盜也猶春秋追戎于濟西胥伺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賈氏曰以比追胥以比什伍使任追胥二事也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有利存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

所戒是有義存焉○王昭禹曰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 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也○鄭鍔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乃使士師掌之者葢司徒官屬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先刑以鞭之於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聯比而用之者亦止追胥刑罰慶賞之事若有大於此者則司徒司馬當任之曰相安相受者使斯民知聯比之合在諸刑官自然相安相

保不然刑官得以責罰之矣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鍔曰上文言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嫌於侵官以為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斟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　○鄭鍔曰司寇議令於朝士師承之以達諸外　○王氏曰掌官中之政令其政令施於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則致之于邦國都鄙也　○王昭禹曰政令邦令必使士師掌而致之以違令則刑之所

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上約反二曰邦賊三曰邦諜音牒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音矯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司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鄭鍔曰成者條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據以為比者是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大宰以待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以治士以經

攷之中士以千計者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二萬其多如此雖其興也本於鄉大夫書攷之詳不幸有姦邪者出乎其間非專立成法以馭之士師何以治之哉泃如斟酌之酌酌取也陰有包藏欲為嚮背而未決乃探聽國家機密斟酌其事以為姦宄是謂邦泃左傳云蓋酌之也意亦如此賊如寇賊之賊陰為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諜則反間之人陰為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諜○王昭禹曰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

為賊者邦諜謂姦人來於外而為諜者　上有令而下弗從逆也邦有成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令之人故曰犯邦令○鄭康成曰犯令干冒王教令者　撟如矯制之矯上無是令輙出己意矯而為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撟邦令盜民財國貨以自封殖如陽虎竊寶玉大弓之類是為邦盜○易氏曰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　相與交結唱和雷同如漢唐之時羣小朋黨共為傾邪之類是為邦朋○王昭禹曰為私黨以亂民　是者誣以為非曲者誣以為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為

邦誣○王昭禹曰造訛言以惑衆凡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意豈淺哉○黄氏曰此八者士師皆有成法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情馬賊誅必殺故司戮曰掌斬殺賊諜而搏之○王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

昭禹曰先王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蘖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音貶之灋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别其荒歳之輕重而知其中

年凶年無年欲為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上饑則發上年之粟中饑則發中年之粟下饑則發下年之粟未必不自荒辯之法知之先儒既以辯為別　○鄭司農曰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教條是為荒別之法又改為貶而援刑貶為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　○鄭鍔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凡此皆荒貶之法以治凶荒之時不用平時之法先儒謂辯當為貶引朝士慮刑貶為證余以為貶則減損也若大凶荒之時當辯論其荒之輕重而詳究時

事以為辯救之法不必改為貶也○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施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林椅曰荒政雖有六聯而荒辯之法存於士師蓋鄉合之聯民人什伍有以糾其守而後荒政可舉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王昭禹曰移民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劉執中曰民可徙則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穀以賙之通財若晉饑秦輸之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緩刑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為王者之邦國為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為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然邦為王者之邦亦為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大司徒於職末

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云令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荒之後是邦又為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國字無定說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易氏曰傅謂地傅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為之要書者○鄭鍔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傅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賣買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傅之以約束別而為兩

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爲限約而有劑券以自執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爲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王氏曰民知無傳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林椅曰當其稱責已有傳別是制治於未亂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鄭鍔曰勝國國爲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絶祀是以祭之○陳君舉曰忌子卯之樂保垂和之器皆警戒之意作夏社與此同意○易

氏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於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劉執中曰鳧鷖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用刑官為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與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為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鄭鍔曰為其勝之也本於用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為尸乃所以示戒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賈氏曰謂宮苑皆是 士師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閒之際益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鄭鍔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黃氏曰前導蹕辟皆使刑官自大司寇而下隨事之尊卑用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爲衛至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爲一說前車者謂車已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車爲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

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為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亨前王以前王而繼於納亨之後非前王為在廟步行之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以前驅而繼於王出入之後非或行或趨之時乎然前王一也有前王而辟者有前王而不辟者前驅一也有前驅而辟者有前驅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

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擯焉大司寇前王於納亨小司寇前王於大賔客抑亦宗廟之中無有辟止行人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皆前驅而不辟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所以前驅而辟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皆可攷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隷僕掌蹕宮中

之事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宫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可不辨也宫正掌王宫故以邦事言隸僕掌五寢故以宫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故以邦之大事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事言士師無預於邦國之大事故以諸侯為賓而蹕於王宫言鄉士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故以

夾道而蹕言然宮正掌王宮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蹕於王宮相為異同者葢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宮之祭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為賓之時而已曰辟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乃王之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間亦有辟禮而無蹕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云若大夫皆言為之前驅而辟是知三公六卿大夫

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訝士云邦有賓客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也然三公六卿大夫在鄉遂公邑之間則辟在王城之内則否以邦事則辟非邦事則否諸侯自有其國而且辟於王之國蹕於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鄭鍔曰祀五帝必有尸○李嘉會曰五帝五人帝也五帝亦有尸者尸神主也周

公祭太山以大公為尸祭天亦有尸此說當審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匜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於用刑使之沃使之洎也洎猶暨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鄭康成曰洎謂增其沃汁○王氏曰沃尸及王盥所以致潔除汚穢○王昭禹曰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

所沃盥小祝則沃尸盥小臣沃王盥也鬱人凡祼事沃盥惟在宗廟為祼時

凡刉音幾珥而志反則奉犬牲

鄭鍔曰刉珥二事總謂釁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刉珥刉謂封割也以釁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刉字與封同義用犬為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所釁之時珥當為弭與小祝彌裁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為衈用牲毛

者曰刉羽者曰衈不知此奉犬牲犬豈有羽哉○愚案詳見肆師

諸侯為賔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宫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諸侯為賔行燕享然也蹕王宫何耶葢饗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宫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蹕王宫所以肅朝廷之儀○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宫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

也士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湏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而輙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

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

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鄭鍔曰令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鄭康成曰定計簿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

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周禮訂義卷六十